

白
薔
薇

林徽音 著

白 薔 薇

北新書局印行

著



一九二九年四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版

白 薔 薇

實 價 四 角

作 者 林 徽 音

不 准 翻 印

發 行 處 北 新 書 局

上海四馬路

分 發 行 處

北平楊梅竹斜街
南京花牌樓
廣州永漢北路

北 新 書 局

目 錄

末一次的請求	一
夢兒死後	一一
龍華在望	四三
所思與所遇	六一
悵惘	七三
白薔薇	八三
一號理髮師	一三三

末 一 次 的 請 求

我早就想寫這封信了，但是寫了又毀，毀了又寫地已有了不知多少次總沒把它寫成。今在又收到了一封你的信的現在，我才下了萬分的決心，一定要把它寫成了給你，以致可以使你知道，我那已憔悴够了的心靈，不堪再承受你的任何玩弄，無論是出於你的有心，或是無意。

你上次給我的信是稱了「川平先生」的，今天的却又稱我「川平弟」了，素華，你真善變呀！剛才我到辦公室的時候，你的信已候我在寫字桌上了。我一見了它，我便不禁打了一個寒噤，而我的心也因此怦怦了，彷彿那虎口餘生的人又遇見了虎似地。我不明白你病了爲

何要通知「川平先生」？我也不明白寫給「川平先生」的信爲何要用如此嬌豔，如此動人的嫩綠信封，而且還有同樣嬌豔，同樣動人的嫩綠信箋？我確是不明白！我不想看它，我不敢看它，因爲我實在再受不住那種冷淡的，刻薄的如「川平先生」之類的語氣。但是，但是呀！好像有一種不知來自何方的力，指揮着我，督促着我，終究把那信封撕了。

期待着看「川平先生」的看到了「川平弟」，我也起了一種異樣的情緒，這情緒的異樣正不弱於上次看到了「川平先生」所起的，雖然它們進行的方向也許正是相反。「呀，川平弟！川平弟！你失去了又回來了嗎！」我是如此愉快地，如此受寵若驚地把它玩味了一回，然後才又畏怯，又希冀地看下去。

可是出於意表，正如剛才看到川平弟三字時的出於意表一樣，你

在信中除了責我不復信，告訴我你的病略痊外，竟解釋起你所以稱我弟的緣故來！『仲英是我的弟，你是仲英的朋友，所以你也稱我弟：』這解釋多麼明瞭！多麼透澈！可是，仲英真是你的弟嗎？而且，因為仲英是你的……我也就是你的……了嗎？雖然，素華，我是不欲託任何人的福的，別說……就是「弟」我也願意奉璧。唉！想不到，我的才從深淵被激起來的心又這樣迅速地重復跌入了深淵去，而且跌入的更深，更深。

素華，我的心靈是柔弱的，經不起你屢次的摧折。有人說以愛始的不應該以恨終。你看到了我引起這句話在以爲我要責你以愛始的應該以愛終了嗎？不，不是的，我沒有這種妄想。而且我也不信有常好的花，常圓的月，我怎會去妄求常新的愛，你想？我還以爲要是花真常好，月真常圓，那末，花與月便會失去了她們固有的意味，誰還會

來看她們作吟詠歎賞的對象？那正如沒有秋的春，沒有死的生，這樣這春與生究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呢，素華？所以我引起那句話的意思倒是在請你以恨終。

『愛是自私的，』你也嘗這樣說過。不錯，她祇是愛她所愛，恨她所恨的，而且要這樣才可叫做愛，否則，如不以自己爲本位而爲對方打算的，這不是愛，是憐憫。然而，我不願受任何人的憐憫，更不願受我所愛的人的憐憫，因爲我深深地覺得憐憫的成分是蔑視與侮辱，它永也不會轉到愛的途上去。

也有人說愛是痛苦的，那也許有幾分真理。但是我從不爲了她是痛苦的而稍放棄了我的熱誠的探求。我是不息地，切盼地探求着，探求着，雖然探求的結果往往等於零。可是有時我又覺得我的一切全爲我的所愛的佔去時，便自私自利地，忍心地希望她們全死去，以爲着

那時的我呵，才是真正的我了——「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我的岩兒——自然想起的不只岩兒——我想起了你嘗問過他而我還沒回答過的我的岩兒，現在趁此我來把他談談。

他生的很美，像他的母親，身體也很堅實，祇是性情太驕了些。他現在剛滿週歲，要扶了才會走，而見人走上了前，他便要蹣跚蹣跚地搶上去，他這種幼稚的好勝心，真會引人發笑。要是一不如他的意，他便百不舒服，必得滿足了他的慾望才止。你想他生在如此冷酷的社會中，怎能容他放肆？如其真如瑜君所說他的脾氣像我時，我才真對不起了他。由他我的矛盾的思想更得到了一個顯著的例證：有時無論在小說戲劇裏面，只要看到小孩生病以至死的情節，我便非常地感動，我很爲岩兒担心，我很怕他死；有時却又想，他還是死了好，

免得他將來要受那他所受不住的奚落，刻薄，冷笑等種種待遇。

提起了小孩，我便聯想到了你那病，不知它已被醫治好了沒有？我知道仲英也是很喜歡小孩的，因此我切心地盼望你不至爲了那病使他失望。

至此，我好像已把我所以要寫這信的目的忘却了。我說，素華，現在我已沒有當日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了。那時，不問對方的愛不愛我，只要我是愛她的，我便不顧一切地向着我的目標走；現在可不同了，如我知道了對方已不在愛我的時候，我便不敢，不願在她的面前再稍露我還在愛她的痕跡，縱然我對她的愛還是依舊，只是故作對她已無絲毫傾心的樣子，以冀被免於罵做癩蛙蟆。自以爲聰明的，素華，其實還是很愚吧？

我真不明白今日中國的一輩新娜拉們爲何總以做「玩偶」爲最可

羞恥的事情，凜凜地，神聖不可侵犯似地？我呢，說也慚愧，也許我真地太下作了，倒深有願做「玩偶」的意思，如其有玩玩偶的人。我也不明白爲何在戀愛的舞台上只許有兩個角色，而且又總是呆板地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難道有了三個人便不成嗎，我說，三個人？你的所以離棄你的老友想也是爲了要盡同仲英 *engage* (*engage*) 了想還要 *marry*？何其不憚煩也！了以後的義務？喂，素華，是不是？

這是個我解決不了的問題，素華，爲何自去年暑天的一會以後，你對我的態度這樣地不易捉摸？在面對着面時你對我說的，『你看，這次你又瘦了些，別儘是轉念頭，聽見了沒有？』『上海的地方太油滑了，我不放心，我得帶你到內地去』；『其實，仲英的妒忌心太重了』；『錢不要還是那末濫化，記住了，小孩子！』這些話總似有些熱意。但是一轉了背便「川平先生」，「川平弟」地弄不清。唉！這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的心不知隨了你對我的冷熱進退疾徐了多少次。我每在這無從疏解的時候，去回味那去年暑天的，可謳歌的，同時也是可咒詛的一晚。我回味那時你怎樣獨自來了上海；我怎樣陪你去開了旅館；我們怎樣一起頑；有一次你怎樣來了我的辦公室，我以我的 *sisel* 把你介紹給了我的同事後，他們稱你徐小姐；你怎樣，由於旅館的侍者叫了我金先生，報復了似地，勝利了似地對我微笑；我怎樣有一晚看電影後送你回旅館；怎樣……怎樣……

但是爲了那一晚，我付了怎樣高的代價，你大概不很清楚吧？爲了那，我同從沒反過目的瑜君反了目；爲了那，我得到了一個甚至對醫生也不便說的病；爲了那，我好久，好久，除了冰牛乳等冷飲品外，我簡直不能吃東西；爲了那——其餘的不說了把。

現在我的所以提這些，我並不是在後悔，我就從沒有後悔過，更不是乞憐，我不是已說過我是不願受任何人的憐憫，更不願受我所愛的人的憐憫的，素華？現在我的所以提起這些，祇爲了我那已憔悴夠了的心靈不堪再承受你的任何玩弄，無論是出於你的有心，或是無意。所以我請求你，雖然我明知冷是可怕的，用你的全副的冷來對待我，別再稍假辭色；冷待便冷到底，刻薄便刻薄到底。請你應允了吧，素華，我的這末一次的請求！

一九二七，九，一，重寫於杭州。

夢
兒
死
後

秋痕這次真墜入了幾乎不可恢復的悲哀中。他萬分懼怕着或會發生的，那他以爲宇宙中唯一的不幸的事情，現在真臨到了他。他的夢兒死了。

夢兒已死了兩天，他死後的一切料理全由秋痕的夫人梅侶和已打電報去請了來的他的母親支持着；在秋痕，他好像對於這事是漠不關心似地。

秋痕只是在一遍一遍地看他的日記，在那里關於夢兒記的很多的他的日記。

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梅侶昨晚幾乎全夜沒有睡，只是一陣一陣地腹痛，今天痛的可越發厲害了，我便送她到婦科醫院去；醫生驗後說，嬰兒的頭已出了子宮門半寸，不久就要生產，她就留在那兒住。今晚再也睡不着。我所担心的是不曉得梅侶這時腹痛的怎樣，已生產了沒有，男的還是女的等等。

我希望她能生一個男孩，正如淑羣說，『願你生一個弟弟！』但是，我喜歡男孩當然不是爲了「養兒防老」，更不是什麼「傳宗接代」，却是喜歡他比較地活潑。我並不是不喜歡女孩，只是自私的，矛盾的我，雖然以爲人家的女兒越浪漫越可愛，怕她會太浪漫了使我不好受；還有中國的女兒對父親太隔膜了：這是我比較喜歡男孩的主要原因。但是第一無論男孩或女孩總得生的美一些才好，不然我怕會不愛他（或她。）